

拉扯談談巴黎的香港朋友 帆之

如果你到了法國，又想在巴黎多見見香港來的朋友，那並不難，只要你知道華僑俱樂部在巴黎第七大學 JUSSIEU 放映中國電影的時間，屆時保你不見到八、九成，也見到六、七成。說來好笑，華僑俱樂部放映電影的原意，是要爭取台灣來的同胞為主的，但結果每次座無虛席，三、兩百觀眾中就是沒有幾個台灣同胞，絕大部份都是「香港仔女」，成為他們不成文的每月「大聚會」。這些香港朋友，大部份來法在一年以上，其中不少更超過五年，塞納河的影像早遮蓋了對維多利亞港的記憶，因此縱使在港時從不上左派戲院，如今却逢放中國電影必到。身處異邦，總是想接觸一下中國東西的，尤其想多見其他中國人。至於那些台灣同胞，他們不來的原因固然很多，比如能有條件出國到「花都」巴黎的（台灣出國要比香港困難得多），家庭背景不可能不屬中產階級以上，思想反共恐居多；比如國民黨特務的監視，如被發現與「匪」有任何接觸者，包括觀看「匪片」，後果如何？實難估計。總之麻煩到你怕是肯定的了；……但俱樂部朋友們的「硬板板」作風，也確然是原因之一。

說也奇怪，在海外的「愛國朋友」，其實是大有條件機動靈活地做他們的團結工作的，但舊的如以一批老溫州人作骨幹的華僑俱樂部，新的如以香港留學生作主持的「歐洲通訊」，總是那麼「一個樣」。尤其「歐洲通訊」，既然有一批所謂「高級知識份子」，又自負要「為社會主義祖國盡力」，華僑俱樂部的「簡訊」尚且能為不懂法文的僑胞節錄簡述一下法國新聞大事，「歐訊」却遠遠沒有充份利用自己的有利條件及特點，將團結面在事實上打開，爭取更多人力整理法國、西歐的第一手社會材料，有系統地介紹、吸收、批判歐洲的新知識（比如「歐洲共產主義」及其他），在「洋為中用」方面切實地做點文字工作，總勝於將重點放在那類「小報抄大報」（抄中國「大報」）的拉雜文章上。說到爭取台灣同胞，雖說思想反動居多，但有一點不可不注意，今日在台灣省內的政治反對派，其階級基礎正是以出過國的資產、中產知識份子為主，他們一則向蔣經國要求資產階級民主，企圖迫使國民黨「自由化」，另則其實一種變相的新式「台獨」思想正在醞釀（筆者在巴黎就曾談過他們「合柱」之一張俊宏主編的刊物「這一代」，主題鼓吹所謂文化層次的「海洋中國」論，以異於「大陸中國」），他們的刊物在海外知識份子中流傳，思想在台灣同胞中是有地盤的。正欲團結台灣同胞，怎能不具體細緻地抓他們的「活思想」，深入討論他們中間

的各種思潮，在那裏抽象地空喊「統一」是沒有多少意義的。這兩方面，即「洋為中用」批判地介紹歐洲新知識，及討論與分析台灣知識份子的當今思潮，「歐洲通訊」是應該發生一些作用的。

話扯回香港朋友中間，說是讀書的起碼有百多二百人，似乎學畫與學電影的人數最多，（以學校言，則以第八大學 VINCE-NNES及藝術學院 BEAUX-ARTS為多），但照我看，認真而有成績的寥寥可數。巴黎是這樣一個「矛盾」的地方：你真心要學點東西，很好，這裏有一流的條件及環境（比如博物館、畫廊、圖書館、多如餐館的書店——巴黎最大的書店 FINAC，樓高三層，超級市場式，規模與擠擁可比香港的裕華國貨公司，出版多而快的書刊，頻繁的示威集會，國際知名的學者教授……），只要你專心誠意，保你學有所成；生活也不成問題，只要你願「下放」唐人餐館或傢俬工場，體力勞動一下，受一點老闆同胞的氣，不管做 GARCON（侍應）、廚房或畫傢私、打皮帶均可解決日常開支有餘。但假如你要愉快地「混」生活，巴黎也是難得的「理想」所在，這裏有浪漫的氣氛，可以滿足「文化消費」虛榮心的場所，不難找到一份稍低於法國人平均工資（約每月二千七百法郎）而高於最低立法工資（每月約一千八百法郎）的工作，有長期不畢業而基本上不用交學費的大學，有高度自由的出入境制度，……還有性解放的法國女（法國仔自更不用說），等等。如此一來，兩年、五年、十年，很多已打算長此「混」下去，過其「窮風流」的玩世主義生活，或寄望找到個法國人結婚，定居下來。

認真學習的極少數，好些是民族意識較強，不同程度、不同形式上思想傾向社會主義的（當然也有不是的）。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，香港學運及青年運動中所會有的思潮派別，什麼「國粹派」、「社會派」、「托派」、「無政府派」，至低限度類似傾向者，都有人在（當然今日已無昔日的勢同水火了）。前二者事實上從來不成「派」，不過就「傳統」稱呼而用之；後二者則由過往之「70」年代雙周刊分出，真正「托派」實際上只得一人，所謂「無政府派」倒不如說是現代群婚制的小集體玩世派。在思想較積極的朋友間，國家前途問題，國際社會主義問題，也時有討論，雖經一九七六年以來中國的制度，大家都處於思想混亂，重新摸索之中，但變化複雜只增加問題提出的深度與幅度，關心仍是熱烈的。至於玩世主義的極多數，其實前路茫茫，精神空虛得很。西歐社會甚至不能和美國相比，美國畢竟是移民國家，雖然以白人為主體，其他人種在競爭時

也相對地比較有機會一點，加以美帝作為頭號帝國主義國家的經濟能力及兼容並蓄傾向，故我們也可以看到一些所謂美籍華人或美籍印人的「成功人士」（楊振寧之類）。在西歐，包括英、法、德等，我們就不容易發現外國人（外族人）在此，成為「成功人士」的例子了！法國人表面客客氣氣，有點像中國人，講究人的面子，一般而言不算有什麼種族歧視，但你若作為黃種人、黑種人，要往上爬，這裏都是他們白人千百年來根深蒂固的老家，白人上層階級之間門第、家族之見尚且牢不可拔，異族人就更沒有平等機會了。兼且英、法、德的帝國主義已退居次級，財力不繼（西德則非關財力），不能像美帝那樣「招攬（高價收購）天下英才而用之」。多少年來，我們才在「自由職業」的繪畫界（等級、社會關係限制較少）看到一個法籍華人的趙無極！當然，我的意思不是說要成為「成功人士」才是出路，而是從「成功人士」的數量現象反觀一般的社會立足條件，外族人在西歐實在並不怎麼好過。不說「成功人士」，說那些「不成功人士」，即那以百萬計的合法及非法的移民勞工（以阿拉伯人最多），他們的境況更充份反映同一種傾向——目下西歐、法國正遇著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重的資本主義危機，包括經濟危機，而且因石油問題「危機」有由「階段性」變為「經常性」的跡象（即長期處於危機狀態而不見或大大阻礙繁榮期的循環到來——今日的危機是從一九七三年產油國打出「石油武器」開始的，至今已連續六年）——於是英國要在倫敦海關檢驗印度、東非的女移民是否處女，法國便在巴黎地下鉄

拉扯談談巴黎的香港朋友

路車站每周三兩次搜捕阿爾及利亞、摩洛哥的非法勞工了！法國的FRONT NATIONAL 雖沒有英國NATIONAL FRONT（歐洲左派稱之為NAZI FRONT，都是縮寫N·F·）隨街抽打有色人種的猖狂，但其口號「移民=失業」是同一心態的（將白人的失業、經濟不景推咎為有色人種「搶飯食」）。中國人雖非主要對象，但流風所及，也多少有點影響。想著就此長期在法國「混」下去的香港朋友，實是「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鐘」，只是換得生命中也有過一段遠離戚友眼光，比較隨意逍遙的個人浪漫日子而已。誠然，在另一角度言，這也沒有什麼不好，總勝於那些終生營營役役、從不知自由滋味（即使消極的自由），最後還是雙腳一伸，歸於黃土的人吧！

在認真學習者與玩世主義之間，還有著一批「邊際人」，不過為數不多。這些人的心境矛盾較大，既不欲沉淪不起却放不開當下歡愉的放蕩，來時抱負未減但又意志不夠堅強。時間拖長，「邊際」總是要向「際」的兩「邊」分化的，非此即彼——巴黎就是這樣一個大都市，激勵人向上的條件不少，但拖陷人沉落的力量更大！魔鬼與上帝戰鬥，勝負的決定因素，在於每一個人自身。

